



都市人家

辛 一 夫



都市人家

辛 一 夫



山西人民出版社

都 市 人 家

辛 一 夫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11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字数: 369 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0 册

•

书号: 10088·811 定价: 1.50 元

1

大门洞总算堵上了。

矮胖横宽的孙少锋，眉头皱成疙瘩。他眯缝着两只眼睛，站在刚刚砌好的大门洞前发愣。凛冽的寒风，搅起灰尘，呼啸着、旋舞着，从窄长的胡同中钻了出去。

“唉。”矮胖子长叹了一口气，又昂起头，看了看围在院墙上的铁丝网。几只乌鸦，似乎听见了他的唉声叹气，扑楞楞煽动翅膀，呱呱叫着，朝着房脊后的大槐树顶飞去。转眼间，一群浮动的黑点，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逐渐消失了。天色阴沉沉，象凝固的铅块，压在他的头上。他觉得心中异常憋闷。

汉沽解放了，市里又接二连三的发生抢案，使得孙少锋更加心神不安。八路军进来以后，将要怎样生活下去？路，一定不会是平坦的，但又崎岖坎坷到什么程度呢？真是命运难卜啊！逃到海外去吧？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片房产，福康号的满仓货物，又将如何处置呢？孙少锋每每想到这里，只觉得内心万分绞痛，委实难以割舍！再说，连海口都上了卡子，又往哪儿跑？从唐山解放

那天起，他惶惑着，一再迟疑着，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苟安的理由：幸好福康是内局，堵严了大门，总不会马上被抢光。

孙少锋站在西墙根，眼瞅着高云翔和王世强把梯子、铁锨，以及瓦刀等工具，抬进院子里去了。他赶忙挽起皮袄袖口，拿起一把笤帚疙瘩，又在地上蹭了蹭，心急火燎地扫起新砌的墙缝来。有些喘吁的孙少锋，一边扫，一边嘟哝着说：“真是隔行如隔山哪！都是老青砖白灰缝，就是七扭八歪的对不上！”

窗外黑洞洞，德国造的八音方打座钟，乱糟糟地敲过九下，屋里又死一般寂静下来，只有炉火上的开水壶，开始不间断地嘶响着。

孙少锋烦闷地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他从银质烟盒里抽出一颗飞利浦牌烟卷儿，随手扭亮了落地灯，欣赏起封面上印着裸体女人的英文画报。今天他穿了件青缎面紫羔皮袍。屋里很热，他敞开前襟，胸前忽闪开黑紫油亮弯卷下垂的皮毛，象只粗夯圆实的肥胖棕熊埋在沙发里。聚光灯下，他肉囊囊的秃头顶和扁鼻尖上，闪着油晃晃的光亮。

自从时局吃紧，舞厅关了门，他常常这样消磨时间。有时凑齐手，打几圈麻将牌，可是人心惶惶，牌手很难请到。前天岳母生病，妻子又回了娘家，屋子里越发冷冷清清。

此刻，他身体异常劳乏。这一下午，他走访了三户人家。午饭后，穿过曲曲弯弯又窄又长的小胡同，他来到邱家胡同路北的宰庆福家。这是个比胡同低洼的小杂院，没有门楼，没有大门，走进残破的砖洞，还要倒下三磴台阶。坑洼不平的外院里住着破窗户烂门的三、五户人家。有的烟囱里冒着浓烟，有的却挂着尖长的冰柱，残缺不全的玻璃窗户，糊着斑斑驳驳的红绿纸，不等

边的玻璃块上，闪耀着亮晶晶的冰花。

李庆福住在里院。自从日本投降那年，他投机麻丝、大布发起家来，里跨院的三间正房，已经修葺一新。为了把姘度的妓女翠花接进来住，他的确花过一番心血。那些年，孙少锋是常客。在这样模样儿一般、脾气又很乖戾的翠花身旁，当然听不到那些低回幽婉如刘丽丽的言谈，但在牌桌上、酒席间经常出现的一幕幕下流的粗俗的戏谑，孙少锋确也觉得非常开心。只是后来因为争购一批麻丝，生意上两个人伤了和气，才停止光顾。今天他的破例造访，是要探听一下，这位投机上的干练家，现在又作何打算呢？他走进圆形月门，院心渐高，但见李庆福的棕漆院门紧闭着。

孙少锋用力拍打起来，门里突然传来凶恶的狗吠声。院门开了，拴在屏门上的黑背狼狗，伸长脖颈，皱起鼻子狂叫着向前猛扑，粗长的铁锁链抖得哗哗响。孙少锋惊惧得不敢迈步了。面庞浮肿的老太婆，慢吞吞地告诉他：李庆福饭前外出，仍未回来。孙少锋正迟疑间，那熟悉的女人喊声突然闯进耳鼓：“王妈，告诉他，掌柜的不在！”

“四奶奶……，您听，我……，我这不正说着……”精神迟滞的老太婆正在解说，屋子里紧接着又暴喊起来：“瞎猪狗，不是告诉过你，谁来先别开门。告诉他，不在家。把门插管都给我插上！”狼狗听见女主人的叫骂，两眼放射凶光，发疯似地窜跳着，狂叫着，一同拒绝来宾。

老太婆微微佝偻着背，一手拉着门扇，抿抿干瘪的嘴唇低声说道：“打点东西哪，您……，您改天来吧！”

“有什么好打点的！”孙少锋这样想着，但没有说出口来。他噤着嘴，目不转睛地瞅着老太婆。孙少锋深知李庆福的家底，

一句话：暴发户，外面光。但又哪能儿童般见识呢，稍有不悦，就口出不逊。于是，他悻悻地离开了这个漆得油光发亮的小院门。

他坐在一辆破旧失修的胶皮车上，沿着海河岸奔跑。拉车人满脸花白胡茬子，额头上刀刻似的一道道深皱纹填满灰尘。但这老人腰板硬挺，精神矍铄，步叉子甩得很大。只是一边车弓子断裂了，勉强用铁丝缠住，道路又坑洼不平，车身上下颠晃，孙少锋躯体肥胖沉重，不时压出刺耳的吱……吱……磨擦声。这时生得猴子般脸相、猴子般个头儿，比猴子更加机警的李庆福，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人不可貌相”这句俗话，恰恰应在李庆福身上。几次股票交易上的风险当头，孙少锋都跟他看法不同，结果又都是李庆福看得准，赚了大钱；再往远处说，日本投降那年，一时迷信国民党实力的商号，都拥到大马路上摆摊甩货。当时一条二里多长的东马路，竟然变成五颜六色的杂货市场。唯有李庆福稳如泰山，非但不卖，反而进货。结果不久物价飞涨起来，李庆福又获了暴利。此刻，共产党大兵压境，这个商界中的卧龙先生，又将怎样化险为夷呢？

孙少锋正在苦思，思绪象乱麻般塞进脑海，不觉车已来到宁稽察的家门口。这是对着海河的一排门面房屋。宁稽察一家三口人，住在窗临河沿的楼上。宁稽察的妻子赵凤娟，比丈夫小上十几岁，虽已四十开外，但一眼瞥去，只有三十来岁光景，那挑逗人的袅娜风姿，居然和她当年在云裳歌厅登台歌唱时不差分毫。孙少锋坐在沙发上想入非非。他正在用肥胖的双手抚摸着年约六、七岁的胖女孩。

“爸爸呢？”

“不知道。”两眼冒精气的小女孩，操着清脆嘹亮的北京口

音，不停地摇摆着小圆脸，短辫上的桃红色蝴蝶结煽动着翅膀。

两间不算小的外屋，到处零零乱乱地堆放着东西。以往那排场，那雅洁，全都不见了。漂亮的落地转上放着面盆，淡蓝色的丝质窗幔，包着鼓鼓囊囊的东西。小书桌上，歪七横八地堆放着书，炉火前散堆着准备烧掉的碎纸。

孙少锋一只手轻轻敲着窗台，心情焦灼地凭窗远眺：河岸上，低矮的窝棚，一堆堆地埋在土坡里。显然屋外刮着大风，棚顶上的破席片上下掀动着，有一片苇席，被狂风吹到河心去了。靠土岗的那个小窝棚的草门帘里，冲出两个孩子来。一高一矮，穿着破布片的孩子们，追赶着苇席。席片在河床上飞舞。他们光着脚，在铺满黑黄色尘土的冰面上奔跑……

这时，木板楼梯轰轰地响起皮鞋声。

“孙经理，请喝茶吧！”宁太太端着玻璃砖茶盘，转着细腰身找地方放。看这杂乱不堪的屋子，以及屋主人惶惶不安的神色，孙少锋无法久留了，忙问道：“稽察呢？”她撇着夹杂些上海语音的京腔说：“谁知道呢，昨个儿晚上留下话，叫我们娘儿俩收拾一下东西，可您想，从哪儿下手呢，唉！真急死人喽！”

“你们打算走，有飞机吗？”

“啊……，也不是。做个准备吧，万一呢……”

“看样子，天津能守多久？”

“唉！难说啊！连陈长捷他们心里也没个底儿。听说最近盟军还要空投一批军火呢。”

两个人站在杂乱堆中的谈话，就此结束了。孙少锋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可靠的准确消息，而这凄凉零乱的屋子，也足以算做城市的缩影和先兆了。于是他赶忙告辞，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蹭下这又窄又陡的楼梯。

雇车时言定等候，那辆破胶皮车依然停在门口。上车的刹那间，孙少锋猛然发现这个老车夫非常眼熟，但一时很难在记忆中搜寻出会过面的地方。

北风，在补丁压补丁的破棉车篷外呼啸着。幸而是朝东南走，劲风推拥着歪楞的车身。而弓子的吱呀声，却也起了节拍作用。孙少锋这些天想得很多，此时，脑海反倒空白凝滞了，耳根连着脑壳，都填满极其单调的吱呀吱呀声。

沿河马路上行人稀少，有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乞丐，面如死灰，缩着脖子跟在车后边乞讨。孙少锋朝后盯了盯，发现乞丐上身裹着一件奇怪的罩衫，这是用报纸、破布、麻袋片糊制的，围肩又缠着两圈美制电话线。纸片抖动着，拍击着车厢。他在一种意念的驱使下，再也不能视若无睹了，终于伸进手去摸了摸貂皮里礼服呢面的大衣口袋，但觉得异常冰冷，又都是大钞，想了想又缩回手来，紧接着大声呵斥道：“滚蛋！嘈嘈嘛，怪烦人的。大小伙子，干点嘛不好。”他的怒吼，并没有斥退跟车人。乞丐依然一只手紧拽着车厢，一只手拉紧那件世间稀有的罩衫，不停地哀求着：“大爷……，行行好吧……。”

这时，老车夫的脚步慢了下来。猛然间，斜叉路口里冲出一辆车头抖着小旗的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在胶皮车旁一擦而过。乞丐一声惨叫，小吉普车尾部，旋舞着那件人世间的稀有、而在天津南市街头常见的罩衫，消失在昏黄的尘雾里。孙少锋扭身扒开棉篷，只见乞丐一动不动地伏在滚动黄砂的马路上。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早死早脱生，活着也是受！”这轻松平淡的话语，在平息了他一瞬间的内疚之后，被怒吼的狂风吹散了。

车到张慎之公馆门口时，天色已昏暗下来，往常他坐的是簇新的包月三轮车，虽然没有张慎之的自备卧车阔气，但总比这寒

伦的破胶皮车体面得多。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他今天只好在远对大门口的边道旁边下了车。付车费时，孙少锋留着添头，然而确实出乎他的意料了，拉车老人冷冷地瞅瞅他，又用破布片擦拭着脸颊上流淌的汗水，才不慌不忙地接过钱去，语意双关地说道：

“你积着点吧！”

孙少锋的神经突然收紧了。他那不堪一击的良知，竟然被老人淡淡的话语刺痛了。一种意念突然闯进了他的心房：是行善做些好事的时候了，他伸进手去，抓起一把钞票，但转念又往里塞了塞，最后用手指摸准一张窄小的钞票，就要喊出口时，只见老车夫，正眼不看，抄起车把，硬挺着腰板，朝大理道南口跑去了。他哑然愣住，刹那间，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虽然饱经风霜，满脸皱成风干的桔皮，银白色的短发直刺天空；但他那高高的鼻梁骨，以及特有的冷冷眼神，依然不差分毫。那不是当年被自己父亲撵出大门的郑大吗！

一九三九年，汪洋洋洋的大水，吞没了整个天津市。虽然号称天津屋脊的宫北大街，由于地势较高没被淹没，然而视财如命的孙少锋父亲孙炳南，依然惶惶不可终日。那天搬移架高东西时，他的象牙镶宝手杖突然不见了。当时只有郑大在他的眼前搬扛东西。老财迷暴怒了，命人下死命拷打这个身体高大的仆人。一顿暴打过后，郑大仍旧傲然挺立在即将被搬出去的古玩架子前。老财迷怒火难平，他挥动着年轻娇小的六姨太太递过来的小顶门栓，扯开喉咙大嚷大叫起来，暴喊声在高大空旷的客厅中长久地回荡着。

人被撵出了孙家大门。当天晚上，手杖却在老财迷的被窝旁边发现了，原来是他记错了地方。自此，郑大再也没有登过孙家大门，连铺盖也丢在下房里不来领取。今天他当了车夫。怪不得

下车时，他异样的死盯着我呢。

孙少锋坐在镶嵌着螺钿的雕花圈椅上，脑海里仍然映现着这些景象。这是张慎之宽敞的客厅，摆设不多，但很豪华，有紫檀书案，有古董玩器，也有远涉重洋而至的最近流行法国的电镀流线型小椅子。但在孙少锋眼里，毕竟不成体统。风格调子太不协调了，一句他心里经常嘟哝的话：暴发户啊！这堆不伦不类的大杂烩。

孙少锋心中正在这样嘟哝，忽听楼道里响起宏亮的声音。人未进门，语音先至：“失迎！失迎！失迎！”

张慎之比往日显得更加高大了，孙少锋起身迎候，头顶不及他的胸脯。这大块头，满面红光。厚嘴唇、肉鼻头，衬在他那肉囊囊的大胖脸颊上，比例倒也协调；只是眼睛太小了，眼眉太细了，以至远远望去，小眼眶上，只有淡淡的两条短线。

孙少锋眼瞅着面前坐的大块头张慎之，心中十分不解：那么精明的李庆福，正在打点东西，吓得不敢见人；那样有权势的宁稽察正在准备逃跑，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倪克让，正在每日以酒浇愁，快要把自己泡进酒瓮里。而这位生源制蛋厂大股东，腰缠万贯的海内巨富，居然如此轻松，无忧无虑的与往日一样谈笑风生，仿佛他是身居海上蜃楼，与世相隔了。孙少锋原想打听一下城防情况，试探一下他对时局的看法。张慎之住在这旧租界地的洋楼房堆里，或许有什么高见。但面对他那若无其事、嘻笑自若的神情，似乎无法探问。然而在不知不觉间，孙少锋反倒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精神准备、财产准备，和盘托给了这个大块头。当他已经醒过滋味时，丰盛的晚餐即将结束，年轻的女佣人——秀姑已经端来汤盘。张慎之吃得红涨脸膛满头大汗。他哈哈大笑着说：“孙二爷，别那么不通啦！想开点，人生百

年……哦，品品，品品！这是先严旧存的贡品天竺银耳。滋补！哦……，千年房屋归百主啊！”

“千年房屋归百主！”孙少锋坐在黑色轿车里，耳边依然回荡着张慎之的亮嗓腔。十来分钟以后，他走在黑暗阴冷的箭道里，后悔已极，不如拒绝他汽车相送了，赏钱足够我半个月的三轮车费。这个时代的怪物，跑得也真快，将来逸梅过了门，有汽车代步，福气总算不小。但不久汽车还会停在张家的车房里？哦哦，孙少锋不觉吟哦着，他继续猜度：连那宽大的院落，石砌的假山、彩绘的亭子、敞亮的楼房，也未必是张家的恒产了。他想得很入神，连儿媳妇尹霞开门时的道候，也没有听见……

此刻，他翻看画报，觉得实在无聊。于是想找大哥秀锋去聊聊，一来要告诉他这一下午的所见所闻，二来也可以听听他的看法。比如：为什么张慎之没有提到女儿的亲事呢？为什么他又这样一心无挂呢？莫非说，他经营贸易公司，开蛋厂，认识洋朋友多，有什么好消息传进他的耳鼓，或许是美国空军的 B29 正在机场加油……

孙家老住宅，是咸丰年间翻盖的。如今，巍巍峨峨的大门楼上，砖刻雕花大多剥落了；瓦顶缝隙间杂草丛生，枯黄的干草丛在啸叫的寒风中抖动着，一派萧萧索索的衰败景象。然而，毕竟是中国名匠的杰作，高大轩敞的磨砖对缝瓦房，历经百余年风霜，依然残存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固有风姿。

这所用盐工血汗建造起来的住宅，共有七个四合大院、一个小花园，占地六亩多。大门临街。走进大门，三间两卷高大敞亮的大客厅，已经在日本侵占天津时，租给了聚昌海货店，走廊砌死，临街另开了门，改做门脸。东面三个小四合院，早已被花天酒地的上辈卖掉；而今，只剩下正中的三个大四合院落和改成福

康号的西跨院。西跨院后边，就是那个亭、台、水榭、假山俱全的小花园了。

孙家人丁不旺，到这一代，本支只有兄弟两个人。大哥孙秀锋身住第一道院；二弟孙少锋居住着第二道院；第三道院，历来是祠堂，正房供着历代祖先灵牌，东厢房存放影匣、灵亭和香亭，西厢房塞满祖辈流传下来的对子板、铜水枪等等陈年杂物。只有后花园里角大槐树底下的堆房里，住着迷信神佛的本家十九爷孙继陶。

眼下，孙少锋绕过砖雕龙凤呈祥花饰的影壁墙，走出院门，又回手把年久失修已然走扇的木板门拽严。飕飕的箭道风极为阴凉，他不禁打了个寒战，急忙把皮袄大襟掩了掩，才轻手轻脚地推开大哥的院门。没曾想，院中一片漆黑，冷森森地全无声息。西屋房门紧锁，张正言夫妇因为女儿张彤被捕，一个多月前，不知藏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哥住的五间正房，也死气沉沉地连个灯亮都没有。

“大哥，大哥！睡这么早！”

“老二嘛？”听到窗外声音，孙秀锋扯开公鸭嗓子回答，“头疼，躺下啦，有嘛事明早见吧！”

觉得非常扫兴的孙少锋，原想抄条近道回去，他摸着黑儿在藤萝架底下穿行，突然向前一栽楞，踉踉跄跄险些被歪躺在地上的柱形山石绊倒。

孙少锋急忙拉起皮袄大襟，低声埋怨：“钱串子，院里点个灯呗。攒吧，等叫人都给你共了去！”

这一夜，思绪烦乱的孙少锋，怎么也合不上眼睛，左右翻饼，把个铜床铁屉，轧得咯咯山响。在铜床上的玻璃镜子里，他发现自己那双肉眼泡，比前些天更加肿胀了。窗外传来大女儿忽

强忽弱的弹琴声，使他越发烦躁不安。还在幼年时，孙少锋也很喜爱西方音乐，凡是有眼儿的、有弦的，他一伸手，都很动听，一时他很想到音乐体育传习所去学习，而且那里刚刚请来一位意大利籍的小提琴教师。但执拗的父亲，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为实业家。经商可以发家致富，可以光耀门庭，在他们刚刚记事时，父亲就给他和哥哥准备下小瓷罐积蓄铜钱，然后换成银元贷给父亲。为了鼓励，那么爱财如命的父亲，也是从丰付息的。因此哥俩儿暗中竞争着，把所有从长辈手中要来的、或是巧妙弄到手的每一个铜板积蓄起来，看谁的存款多、收的利钱大。上小学时，他们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计算利息。上完初中一，父亲把偏爱的小儿子从官立一中转进了甲种商业中学。

就在他学会商业术、劳氏成本以及广告学的时候，有一天，长得比孙少锋现在稍高些更胖些的扁鼻子父亲，突然在背后出现了。眯缝着一只小眼睛的胖老头子，见儿子钻研广告学，心中非常高兴。但他并没有喜形于色，反而用严肃的口吻，告诉孙少锋仅有这些专业学问远远不够，应该首先学会处人。比如：在学校时要待人和蔼、处处谦恭；要尊敬老师，因为这要涉及到毕业评语和考试分数；要广交同学，理由是：商业学校的学生，将是商业中的未来中坚人物。特别要打听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诸如他父亲是哪家公司或银行的经理、哪个同业公会的理事，只要有钱、有地位，哪怕这个同学是白痴，也要想尽办法接近他；要学会忍耐，学会化仇敌为知己。莫逆之交，是会带来一切的！

这时期，恰好是孙少锋开始萌发事业心的时候，因而他听得很极为入神，此后确也遵照一生经营钱庄的父亲的意旨做了。穷苦同学他一概不得罪，也不常接近，保持不卑不亢的关系。他借学生会的方便，比他高的低的各班中凡是家有恒产的同学，几乎全

是他的知己。至于交际手段，那真是家传秘诀，既不多花钱，又要收奇效。因此在这将要毕业的最后时光里，他投其所好地结交了所有的富家子弟。

果然，父亲的话应验了。自从父亲谢世，他经营福康号，当上了经理，不久就被选为同业公会的理事。他的要好同学很多，从国民党的稽察处到保甲干事；从四大银行到私人银庄，到处有为他出力的人，真是左右逢源，手眼通天。虽然他没穿过“木头褂子”^①。凭着他自幼年起的特殊家庭教育，居然把福康号理得井井有条。财源广开，至于多扔掉一张手纸，也会使得他痛贯心肝。当然，生意上的得意，也得力于他的老表亲蔡道谋。对于往事的依稀回忆，使他渐渐迷濛了。

……后来，他恍惚坐在华丽的小酒吧间里。喝得酩酊大醉的他，一边和歌女们调笑着，一边欣赏着骚乱的有着强烈刺激感的爵士音乐。巴黎繁华市区的这个小酒吧间里，酒气薰人。这会儿他的确有些迷惘。乐台上灯光暗绿，那个两手在琴键上奔驰跳跃着的身娇体小的金发女郎，已使他失魂落魄了……

突然，一声清脆的摔击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蓦地，西厢房传来女儿们的吵嚷声。

“怎么，快响炮了，就不许弹琴。音乐美是永恒的，你懂吗！真正的具有诗人气质的音乐家，在硝烟弥漫的隆隆炮声中，也会进入诗一般的乐境。无知！”大女儿孙逸梅气轰轰说着，叭嗒一声摔上了琴盖。

“十二点多了，你过瘾，可人家怎么睡觉呢？”

夜深了，女儿们的吵嚷声象在眼前，这时，依旧留恋梦境的

^① 商号学徒。

孙少锋，突然暴怒起来。他折身架着一只胖胳膊，对着窗口大声喊道：“兵荒马乱的，你深更半夜弹的哪家子琴。你是安心给抢匪送信！不知好歹！就是，岂有此理！”

父亲的愤怒，暂时平息了俩姊妹的争吵。院子里，又死一般寂静下来。只有窗外间或尖啸几声的狂风，把走廊前的乱树叶，刮得沙沙作响。

被吵醒的孙少锋打开台灯，瞪着新糊的顶棚出神：“即使陈长捷还能撑持几个月，可是买卖靠生意养活人啊，眼时下伙计们白吃饭，干耗灯油，那可划不来。”想着想着，倏间一个念头在他脑际里突然一闪而过，使他顿时兴奋起来。

后半夜，狂风摇天撼地的刮得更凶了。空荡荡的庭院里，门窗声，雨吊搭铜活晃动时的磨擦声，荷花缸旁的铁喷壶撞击声，交杂在一起，仿佛有着许许多多不祥的事情，当真降临了。耳边一直有种莫解的声音凄凄惻惻地在低唤着他。直耐到天蒙蒙亮时，风才减弱下来。

连日愁眉不展的父亲，有说有笑的突然这样兴致勃勃起来，使得俩姊妹一时摸不着头脑。大嫂尹霞端来了早点：什锦油酥烧饼；牛油、面包、糖酱；还有五颜六色的六必居酱小菜，中西杂陈，整整摆满一桌子。吃完早点，等父亲换完蓝色海军呢中山装，孙逸梅又急忙帮着穿好出针海龙领子大衣。孙少锋在大穿衣镜前晃了晃，一甩手杖，出门去了。

午饭过后，父亲还没有回来，孙逸梅换上了一件肉月色儿缎子面南绣散碎茉莉花的窄袖草上霜出风小皮袄，坐在正对屋门的钢琴前愣了会子神，打开琴盖，放好乐谱，弹奏起车尔尼的“二九九”练习曲。她那细长、但很笨拙的手指触动着琴键，不协调的旋律，又在屋中回荡起来。

二妹幼梅没好气地把屋门一摔，上紧木插管。她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本书，坐在炉火前的红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阅读。这是一本毛边蝶装、中英文对照的《共产党宣言》。厚厚的牛皮纸书皮上，墨笔恭楷写着：“儿女英雄传”。

孙少锋夫妇自从大儿子孙珍死后，越发疼爱起大女儿来。生来窈窕、举止袅娜风流的孙逸梅，在父亲偏爱的助长下，说起话来，更加娇滴滴、酸溜溜的令人作呕。因为迷上了钢琴，爸爸又请的是外国钢琴教师，近两年她索性连中学也不去上了。

妹妹幼梅生就圆壮个儿。她那副浓眉大眼的粗憨样子，母亲打心眼里不爱。姊妹俩外貌不同，性格更不投合。人儿大了，见解分歧太多，生活趣味截然不同，两个人也就日渐生分起来。逸梅弹完琴走出屋来，妹妹用挑逗的语气，探问起姐姐的理想。

孙逸梅扭动着细腰肢，酸懒懒地往床头上一倚，娇声娇气地说道：“我哪，要当钢琴家！”

这时，妹妹扭过脸去撇了撇嘴，却被姐姐一眼瞅见了。孙逸梅腾地站起身来，扯开尖嗓门儿说道：“哼，瞧吧！眼不瞎你就瞧！”她伸出细长白嫩的手指，一直戳到幼梅眼睑底下，紧接着补充道，“懂吗？这比萧邦那双手要好得多呢。你懂吗，十九世纪大钢琴家萧邦！真是对牛弹琴！”

幼梅见姐姐那副骄蹇自负、目空一切的狂妄劲头儿，很觉可笑。她赶忙站起身来，把《共产党宣言》往绿色花棉袄大襟里一掩，抿嘴儿笑着，几步绕过大荷花缸架子，直奔东厢房，找大嫂尹霞去了。